

第一次读懂了父亲

文 | 杨伶俐

群山好像困住了我的父母，却困不住他们的念想。他们盼着我飞得更高，飞过这连绵的群山；盼着我飞得更远，走出这闭塞的山窝，不愿我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，一辈子被这山困住，这也许是他们送我到外面读书的原因吧。

放假回家时，父亲总拉着我的手，一遍遍问：“孩子，山的那边还是山吗？”我总是认真回答：“不是的，爸。山的那边有更广阔的天空，有更先进的科技，有鳞次栉比的高楼。”我说着，他眼里就漾起向往的光。可我没能把山那边的世界说尽，因为那

里的一切，实在太多、太鲜活了。

教室上课时，只要瞥见窗外的高速公路，我对山那边的向往就多一分。每到夜晚，看着高速路上流动的车灯，我总会忍不住想：那些赶路的人，是像我父亲一样，奔波着回乡务农？还是像别人的父亲一样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？总有人说：“世界那么大，总要去看看。”可我的父亲，好像从没走出过这个小县城。困住他的从来不是交通，而是他的父母，还有我。他年轻时，交通不便，还要照顾他的父母；如今交通便利，又多了要牵挂的我。时代的脚步跑得飞快，好像总忘了

带上他——他总举着手机，笨拙地问我这个怎么弄、那个怎么操作。我看着他，总忍不住想：要是我不在他身边，他该怎么办？这个处处离不开手机的时代，明明给人添了便利，却也给不善用科技的他，添了数不清的难处。望着他日渐佝偻的背影，我总能清晰地看见他老去的模样。

在校时，父亲总盼着我的电话，生怕我生活费不够，来不及给我转钱。可我却从没认真问过，他在家过得好不好。降温的日子，他比天气预报还准，总能提前把厚衣服收拾好，催我带到学校。我一直好奇他怎么总能算

得这么准，直到那年秋天，我才懂了。降温前几天，我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追问之下，他才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老风湿了，不打紧。过几天要降温，你记得把厚衣服带上，被子也换成厚的。”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那“比天气预报还准”的本事，是用常年的疼痛换来的。

他总叮嘱我：“在学校要好好读书，别像爸一样，一辈子一事无成。”可我从没觉得他一事无成。他总说自己这辈子辛苦奔波，却没挣下什么，就是一事无成。但我懂了，他只是不想让我重走他的路——困在这小县

城里，一辈子辛苦，却始终走不出群山的包围。那是我第一次，正读懂了父亲。

大抵天下的父亲都是如此吧：用自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的重担，却总把轻松、温和的一面留给孩子，从不让我们窥见他们的苦与累。我的父亲没读过多少书，从前他说的话，我总似懂非懂；可随着我慢慢长大，他慢慢老去，那些曾让我费解的话，也渐渐变得清晰。那一次，我完全读懂了父亲的话，也因为读懂了这些话，真正长大了。

（作者为天峨高中2517班学生）

第一次读懂了父亲

文 | 任婵娟

我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他不怎么喜欢说话，又或者说他“不会”说话。

我的父亲并不高，也不壮，而是很清瘦。短短的头发表像庄稼地里的麦茬，乌黑中夹杂着雪白，鬓角的白发也悄然而生。他眼眶有些凹陷，眼珠没有了年少时的光辉，倒像一颗浑浊的珍珠——虽浑浊，却也不失清明。他的鼻子并不高挺，但也不失美感；薄薄的嘴唇时常开裂，总抿成一条线。古铜色的皮肤，加上脸上三两道皱纹，是时间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。他看起来就是一幅地道的农民模样。他很瘦，却并不缺乏力量，成筐的玉米扛在背上仿佛也是小菜一碟；他并不高，却能肩负起家庭的重任。他有些驼背，或许是常年劳作所致，又或许是家庭的重担压弯了他的脊梁。

我从小到大的成长，似乎和他没多大关系。自从上了小学，我就从老家搬到了城里上学，除了放长假，平时都不怎么回家。而他一个人留在老家，照看奶奶和那个小小的屋子。就这样，我们仿佛渐渐渐远，联系也越来越少了。

或许是我的刻板印象吧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，就只有抽烟和喝酒。时常能看见他嘴里叼着一根十元的真龙烟，口袋里最常见的也只有手机和烟。有时候没烟了，他就自己“做”——用不知道是什么草的叶子，撕碎、晒干，再混合些其他植物的叶子，用纸包起来就能抽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抽烟，家里也总是充斥着烟味。母亲也总提醒他少抽点，他嘴上答应着，手里的烟却从没停过。我一直不理解他，直到有一次奶奶生病了，病得有些严重，可能需要转去大医院治疗。大家都很纠结，在病床前反复讨论。我回头看见父亲站在窗外，点燃了一支香烟，靠着墙壁，眉头紧皱，不知在思考什么。烟雾将他的脸包裹住，一阵风吹来，吹散

了烟雾，也吹散了他的犹豫。他最终决定将奶奶送往大医院——作为家里的长子，也只能由他做这个决定。后来奶奶也顺利恢复了健康。我那时才明白，烟里含有尼古丁，虽然对身体有害，却它也能让人的大脑短暂活跃，暂时冷静下来。或许，他也不是真的爱抽烟吧。

他也爱喝酒。不管是去别人家做客，还是别人来我家，他难免会喝上几杯。每次喝完都醉醺醺的，那些烂摊子也总是母亲收拾。他们也总因为这件事，一日小吵、三日大吵，但吵过之后又会和好如初，如此循环往复。有一次，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，他去别人家吃饭，又喝得醉醺醺的，路都走不稳，手机还是别人后来帮忙送回来的。我终于忍不住问他：“爸，你老喝这么多干什么！少喝点不行吗？”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妹啊，爸也不想喝这么多，人家倒酒你不喝，人家会念叨你啊。”他的话让我一时语塞，竟想不出什么理由反驳，只能默默闭上了嘴。那一刻，我好像什么都明白了，好像真正读懂了他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似乎都默许了他的行为，只是时常打电话提醒他少喝点。虽然每次电话里只有几句机械化的叮嘱，但也藏着我们的关心。现在长大了，才发现一切都有迹可循，也终于明白了父亲当时的种种无奈与心酸。或许他当时是别无他法，又或许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。他很瘦，却硬生生撑起了整个家。我终于真正读懂了他。

我的父亲，在我长大的某一刻，我终于读懂了他。

（作者为天峨高中2518班学生）



第一次洗碗

文 | 王宁



在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有没做过的事。有些事情看起来难，但只要我们去尝试，其实并不算难。

思绪拉回我第一次洗碗的那年。那一天，我看着妈妈疲惫的模样，吃完饭后便主动提出要洗碗。妈妈听了欣然答应。于是，饭后我让妈妈回客厅休息，自己蹦蹦跳跳地跑去厨房洗碗了。

平时看妈妈洗碗，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所以我信心满满。我把碗筷收拾到洗碗池里，打开水龙头，挤了一些洗洁精。我拿起抹布，小心翼翼地抓起一个碗——谁知那碗油腻腻的，刚拿起来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碗就从手里掉到了地上。清脆的响声引来了妈妈，我看着碎在地上的碗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心里满是惊慌。我怕妈妈责骂，赶忙伸手去捡碗的碎片，可一不小心，手就被锋利的碗片划伤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喧嚣的世界里，我常常被各种琐事包围，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，这让我对远涉千里寻根的人多了一份共鸣与牵挂。

如果可能，如果有一块空地，不论窗前屋后，要是能遂我心愿种点什么，我就种一棵梨树，纪念我的父亲。

父亲和一棵梨树，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无法分开——好像他们从来就在一起。父亲生前总爱在梨子树下张望，每天，树下都会有他的影子。小时候，我总喜欢爬到梨树上玩耍，日子就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溜走。

春天，梨树缀满枝头的梨花随风摇动，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。我记得父亲坐在树下，不时冲我唠叨：“你就不能下来玩吗？多危险啊，快下来和小伙伴一起玩。”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哼着歌儿，把父亲的话当成了耳旁风。父亲见状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，不再吭声，直起腰喘口气，便呆呆地望着——从白色的花间，一直望到无垠的天空。

到了夏天，父亲坐在树下乘凉，微风拂过带来阵阵凉爽。他手里拿着笤帚，仔细清扫着树下的垃圾，一点

我只好忍着疼，继续收拾残渣。妈妈听到动静赶来，看见我蹲在地上捡碗片，立刻说道：“别捡了，让妈妈来打扫，快让我看看你的手！”当妈妈看到我流血的伤口时，心疼极了，赶忙跑到客厅拿来医药箱。她一边帮我包扎伤口，一边安慰我：“没事的，第一次洗碗难免会有意外，别因为打碎了碗就放弃呀。妈妈第一次洗碗时，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，但我坚持了下来。你先休息会儿，剩下的让妈妈来洗就好。”听完妈妈的话，我心里一阵温暖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剩下的碗洗完。于是我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没事，我能洗完的，你相信我！你先回卧室休息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”妈妈笑了笑，叮嘱道：“好，那你一定要小心哦。”说完便离开了厨房。

不一会儿，我重新回到洗碗池旁。我努力回想起妈妈平时洗碗的样

时光里的梨子树

文 | 黄恋谊



一点收拾干净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他冲我喊：“快去帮爸爸洗菜，没看见我正忙着吗？该做菜了。”我赶忙从树上跳下来去洗菜，却只是胡乱应付了事。父亲生气了：“叫你做这么一点事，你就糊弄我。你上学也这样敷衍吗？”他推开手里的活儿，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：“我每天都要去山上干活，让你帮衬着做点事还不乐意，难道要我这辈子就这么操劳下去？”这回我不再吭声。父亲洗好菜，重新拿起笤帚，抬头仰望天空，又是一阵子怔怔地张望。

冬天的记忆在我心里最为深刻。几乎每个冬天的晚上，父亲都喜欢看新闻联播，借着台灯的光，在寂静的夜里静静收看。窗外，风中的梨树叶儿敲打着窗户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：父亲举着一张报纸，小心翼翼地凑到我面前，说：“你告诉老爸，这里面都讲了什么？”我看也不看便回答：“这有什么好看的，你以为看懂了就能学到东西？”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那张报纸，半天目光都没移动。我的心一下子收紧，但我知道，这份伤害早已无法弥补。“爸爸——”我记得他

子：左手紧紧按住碗，右手拿着抹布，一边擦一边转动碗身。果然，这样碗就不会掉了。我边洗边哼起歌：“洗刷刷，洗刷刷……”没过多久，就把所有碗筷都洗得干干净净，亮得像新的一样。看着这些光洁的碗筷，我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

不知不觉，一个小时就在沾满洗洁精泡沫的碗边溜走了。洗碗看似简单，做起来却并不容易。妈妈每天不仅要洗碗，还要做其他家务，我只洗这几个碗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以后，我应该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帮妈妈分担辛劳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，但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，久久不能忘却。每当回想起来，心里都会涌起一股自豪感。

（作者为天峨高中2518班学生）

终于抬起头时，眼里竟是惭愧，毫无对我的责备。

但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的目光慢慢离开了那张报纸，离开了灯光，离开了我。他的视线在窗外梨树舞动的影子上稍作停留，便继续远去——离开一切声响，甚至一切有形之物，飘进黑夜，飘过星光，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……而在我的梦里，我的祈祷中，老梨树也会随之轰然飘去，追随父亲、陪伴父亲、围拢父亲；父亲坐在满树的梨花间、满地的浓荫里，张望了又张望，或是一遍遍要我告诉他：“这段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——这一画面，逐年定格成我的思念，也成了我永生的痛悔。

时光告诉我：时光荏苒，岁月无声。当我蓦然回首，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浮现在眼前。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许多琐碎的片段早已淡忘在过往，但那些在我生命中为我点灯的人，却在回忆的潮汐里，熠熠生辉。

（作者为天峨高中2517班学生）